



明治九年圖書寮交付

鐵笛倒吹卷之下目錄

① 保福佛殿	一丁	② 華嚴卻迷	二丁
③ 國師趕出	三丁	④ 巖頭齋粥	四丁
⑤ 睦州擔版	五丁	⑥ 魯祖面壁	六丁
⑦ 臨濟真人	七丁	⑧ 高麗刻像	八丁
⑨ 無業情念	九丁	⑩ 園頭敲枕	九丁
⑪ 雲門菓子	十丁	⑫ 南泉住菴	十丁
⑬ 藥山陞座	十一丁	⑭ 鏡清放棒	十一丁

⑤百丈奇特 寺 ⑥道吾深深 寺

⑦乾峰輪回 寺 ⑧雲門三日 寺

⑨尚書登樓 寺 ⑩趙州住處 寺

⑪雲門家風 寺 ⑫保壽背坐 寺

⑬雪峰喝出 寺 ⑭瀉山選主 寺

⑮一僧長坐 寺 ⑯地藏牡丹 寺

⑰洞山垂語 寺 ⑱雲居送袴 寺

⑲德山宗乘 寺 ⑳芭蕉不攜 寺

①高亭打僧 寺 ②巖頭一斧 寺

③仰山一劃 寺 ④乾峰一路 寺

⑤玄沙鐵船 寺 ⑥仰山冥坐 寺

⑦禪月彈指 寺 ⑧藥山湖水 寺

⑨雪峰毬子 寺 ⑩庵主索盆 寺

⑪法眼一滴 寺 ⑫曹山四禁 寺

⑬德山師子 寺 ⑭雲居獨宿 寺

⑮臨濟正眼 寺 ⑯巖頭三界 寺

鐘笛倒吹

①七 世尊瞻仰

三寺

②六 華嚴白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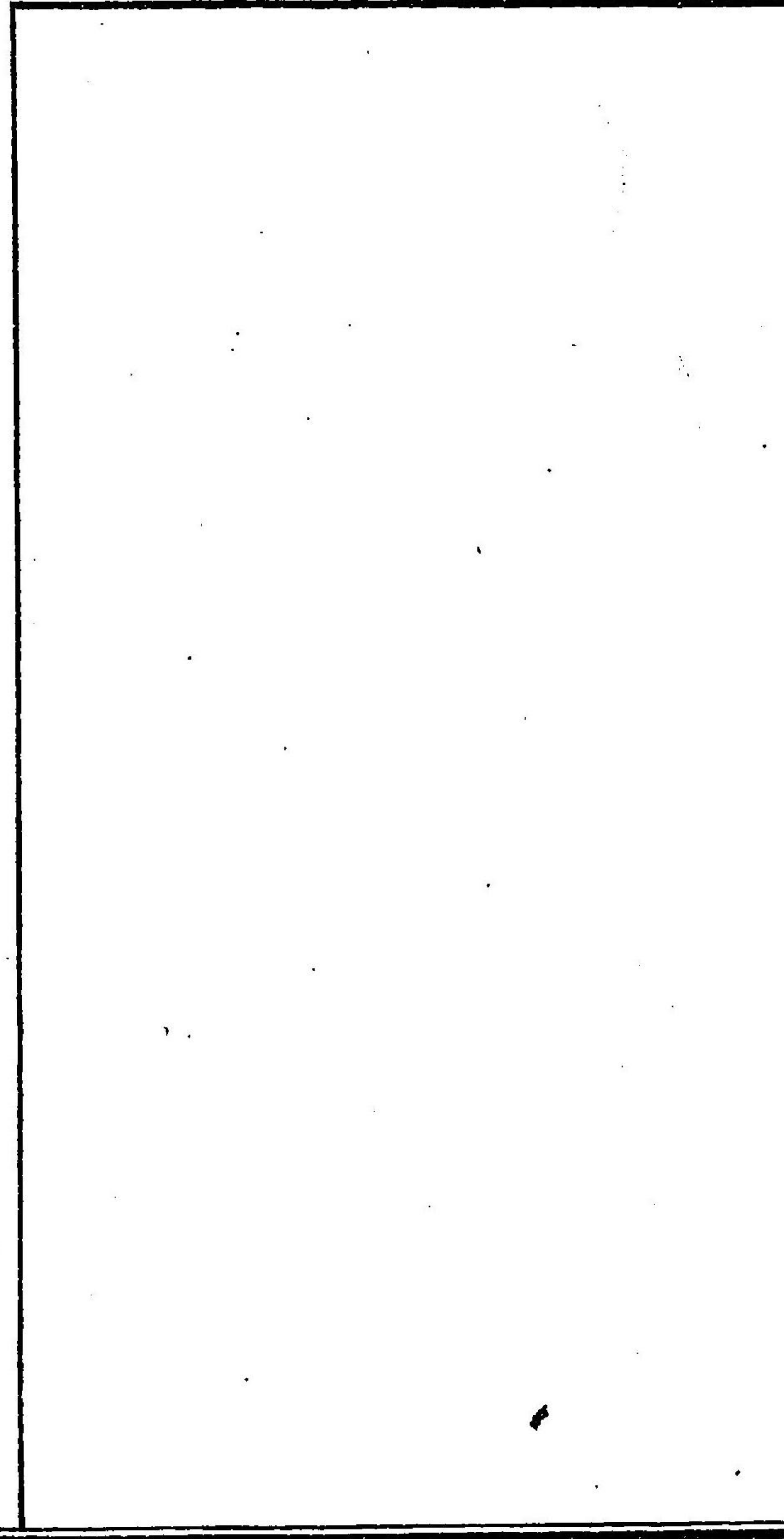
三寺

③九 大顛春秋

四寺

④百 瀉山方丈

四寺



○佛殿歷代三寶記云孝明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造永寧寺至浮圖北有佛殿一所形如大極殿中有丈八金像。西域佛殿名香殿毘奈耶雜事佛為外道現神通因緣云世尊以右足踏其香殿是時大地六種震動。佛法大集經曰佛

法者名一切法一切法者名佛法佛一切法者名佛法佛一切法者名佛法佛一切法者名佛法佛

性即一切性即佛性無有

異性一切法性無有

利害六韜濟則皆

同其利敗則皆同

其害前漢高帝紀

徙齊楚大族五姓

關中與利田宅註

師古曰利謂便好

也廣韻吉也宜也

易謙卦鬼神害盈

而福謙增韻利害

之對又殘也禍也

鐵笛倒吹卷之下

馬北龍滿精舍

蓮藏海玄樓著

三陽香積精舍

晚成風外著語

保福佛殿

保福展禪師曰有人從佛殿後過暗裏見是

張三李四舊日從佛殿前過明中為什

麼不見相逢且道佛法利害在甚處求

僧曰為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喚甚為福

輪焉一出書言故
事第宅類美華居
曰輪與美哉○記
檀弓晉獻文子成
室文子趙武也趙
賀也文子作室成
晉君賀之張老曰
美哉輪焉美哉矣
焉輪以美其周圍
矣美其散明舊註
輪言廣大矣言衆
多

殿裏無佛傳燈九
古靈神贊行脚遇
百丈開悟迴受業
師問曰汝在外得
何事業曰並無事
業遂遣執復一日
因澡身命贊去垢
贊乃撫背曰好所
佛不聖師回首視
之贊曰佛雖不聖
且能放光

乃叱之何不一自代曰若是佛殿便不見好箇
可惜乎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偷心未止福曰不是
佛殿見箇什麼修補有益

玄樓曰保福一箇佛殿輪焉矣焉可謂結構
周備是則是要且殿裏無佛一任和尚

頌曰

閑卻面前看背後背後與面前是何利害此相

干若其無利害憑殿中更幾一尊佛幸免丹用

甚甚麼麼為為點點檢檢殿中更幾一尊佛幸免丹用

○車不橫一五說法門雲門云佛法太煞有云々天童覺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
自倒要且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云々
知二五一文選五十四卷劉峻弁命論曰是知二五而未識一十其蔽一也註云

史記齊威王使
說越王曰晉楚不
鬪越兵不起是知
二五而不知一十
也此引史記越世
家也

五十一 華嚴卻迷

為衲僧衲僧死死棺棺還還無無有有用用底底衲衲僧僧麼麼○便便亦亦

華嚴休靜禪師因僧問曰大悟底人卻迷時如

何預預預抓抓靜靜曰破鏡不重照落華難上技萬劫繫

玄樓曰這僧半暗半明大如箇燈影裏行相

似華嚴雖車不橫推理不曲斷亦祇知二五

不識一十子細點檢將來只是賓主一般鼻

孔總有出頭不得處如山僧正恁麼判斷且

返照入一杜律楚
王宮北正黃昏白
帝城西過雨痕返
照入江翻石壁歸
雲擁樹失山村衰
年肺病唯高枕絕
塞愁時早閉門不
可久留豺虎亂南
方實有未招鬼

百川倒流永平高
祖上堂舉此話曰
永平今日入華嚴
之境界靡華嚴之
邊際事不獲已鼓
兩片皮或有人問
海若知足百川應
倒流。老螺蛤判
曰古今往々錯解
言如大悟再不迷
破鏡不重照百川
不倒流且得沒交
涉若恁麼則華嚴
永平二師答處似
兒戲相似有什麼
奇特非汝情識之
所計較老僧多年
舉此大悟底迷雖
試驗於學人或粘
手粘脚而釘釘鐵
云者也少這裏不
要作道裡咬言句
胡捧亂喝穩々當
々歇得盡休得破
莫必呀不知若知
而自欺焉於是也
老僧不敢變苦々
言只恐使汝死却

頌曰

道意在甚處看看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
樹失山村諸仁者且道是
大悟底大迷底

明鏡不曾照勿勞南岳手開華巖上技元來是無根樹華嚴

舌頭短大減人威光大悟卻迷時三世諸佛不知有

百川自有倒流勢去劫己前海水更無一滴遺來劫後

會也否不會不會虛空突出石鳥龜果然和尚舌頭長也

三國師趕出

○丹霞天然禪師見石頭馬祖後居天台華頂峰三年元和中於慧林寺遇天大
寒取水佛燒之入或識之師曰吾燒取舍利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貴我乎
一日謁忠國師云不謬為南陽國師至明日却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云
不用不用師退步
國師云如是如是
師卻進前國師曰
不是不是師繞國
師一匝便出國師
云去聖時遙人多
懈怠三十年后覓
此漢也還難得師
訪羅居士見女子
取菜師云居士在
否女子放下籃子
歛手立師又曰居
士在否女子便提
籃子去元和十五
年上南陽丹霞山
結菴居玄徒盈三

南陽忠國師因丹霞來訪到也值忠睡次睡虎

有百步威乃問侍者耽源曰國師在否言中有響

曰在即在祇是不見客使我頻思霞曰太深遠

生這老賊者曰莫道上座佛眼也觀不見捏扭鼻

知霞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子後箭溪國師睡起

眼光侍者舉似國師將軍國師乃打侍者二十

捧趕出田單復齊○丹霞聞之曰不謬為

南陽國師仲達叫於

百衆云々
綴五浮山遠禪
師因文忠公與客
基師坐其傍文忠
速叔局請因基說
法師即令搥鼓陸
座云若論此事如
兩家著基相似何
謂也敵手知音當
機不讓若是綴五
饒三又通一路始
得有一般底抵解
閉門作活不會奪
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
勞連幹所以道肥
邊易得瘦肚難求
輸籌即不問且道
人矣五燈會元

玄樓曰侍者著賊也不識國師打而趕出捧
頭有眼明賢日月丹霞道不謬為南陽國師
見賊身既露賊賊知

頌曰

捧頭上有出身路截斷和遮莫言中陷虎機莫放
過綴五饒三何足悅勝一敗棋逢敵手始堪圍
山僧到于此不覺斧柯爛

五十四巖頭齋粥

棋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琴值
普燈十五基逢敵手難藏行詩到重吟始見功琴值

知音尤耐彈云々
○師兄猶言法兄象箋五稱呼篇云受業於師先於已者喚之為法兄此文字又
在佛經大集經云寶女語無畏言法兄如來出世不可思議云々以下文累稱法
兄弟蓋同是釋迦文
之弟子故稱也
供養難消古云信
施一粒米重如須
彌山若人不成道
披毛戴角還法花
科註曰賤施高曰
供養自高施賤曰
利益左傳昭公十
三年云供養三德
為善楚辭後語二
班健仔自悼賦奉
供養于東宮兮
顛舊本作臍恐寫
誤臍耳中垢也顛
頂巔也所以改戍

巖頭齋禪師住庵時欽山來相訪問曰師兄在
此二時齋粥如何有口無頭曰每日受張四郎
宅供養極是難消真箇飯袋子○可下山曰師兄
受他供養他時異日去他家作男作女何說他
是什麼頭以手捏拳安頭上殺人山曰恁麼則
向頂顛上生去喚鐘頭傻喝掩耳山曰何如
生取文邃去好青原白家酒喫頭又喝曰我見
汝三二十年鼓兩片皮直到如今猶作箇去

穎正韻乃挺切

去就漢賈誼傳曰

為人臣者主亡身

公耳忘私利不苟

就貧不苟去唯義

所在列傳列子曰

楊子曰信理者美

去奚就下卷

同行象箋云結友

徧歷者相謂為同

行揚岐會和尚錄

云一日三人新到

師問三人同行必

有一智提起坐具

云喚者箇作什麼

細大莊子秋水篇

云知是非之不可

法衆聖所由謂之門

衆多比丘一處和

合是名僧伽譬如

大樹叢聚是名叢

林一樹不名為叢

就便喝出君子之交○時張四郎同山歸宅山

垂淚曰三十年同行有佛法不向文邃道更說

○何曾與親言自親口出至半夜又去敲門曰師兄師兄有佛

法不向文邃道且乞慈悲更聞為什麼頭遂

開門為說細大法門這什麼法方得安樂再

回澧州住也若哉

玄樓曰今古叢林徧歷客於中有學道士又

有學語類蓋學語類多學道士少欽山尚未

法門要覽中云肇云言為世則謂之

叢林事苑一云梵語貧婆那此云叢林大論云僧伽秦言

衆多比丘一處和合是名僧伽譬如大樹叢聚是名叢林一樹不名為叢林如一

一比丘不名為僧諸比丘和合故名僧僧聚處得名叢林徧歷華嚴經云善哉

童子歷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后到彌勒閣前云々大隋真和尚云袂如老僧行

脚時不揀叢林有無供養處祇要看他眼目相似根性有些些器量欲過一夏或

一冬若是根性鄙劣者三朝兩日便

行筭來參六十餘員大知識有大眼

目者那無一二餘者豈有真實知見

又僧寶傳云汾州昭禪師杖策遊方

所至少留不喜觀覽或譏其不韻昭

嘆云是何言之陋哉從上先德行脚

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

水也昭歷諸方見老宿者七十有一

脫學語流類所以巖頭曰我見汝三二十年

鼓兩片皮直到如今猶作者箇去就雖然與

麼如欽山者知非改過卒以得至得道安樂

田地如今時人求其似欽山者尚難得况於

真箇學道士哉佛法興衰可知此事且致如

他捏拳安頭上畢竟是何道理閉卻咽喉

吻離計較卜度試請速道速道某疑這

頌曰話久矣

人皆妙得其家風
尤喜論曹洞

雞報五更事苑五

引記室新書云々

又神異經云扶桑

山有玉雞玉雞鳴

則金雞鳴金雞鳴

則石雞鳴石雞鳴

則天下之雞悉鳴

而湖水應之大智

禪師頌佛成道云

一聲鷄唱五更曉

枕上誰人夢未醒

顏氏家訓或問一

夜何故五更更何

所訓答漢魏以來

謂為甲夜乙夜到

之容唯道是從道

惟恍惟惚言道不

拳頭特地碎疑情將謂拳頭只是拳頭大似雄鷄報五更

假鷄聲音三十年來胡亂夢好夢恐是見驚覺高聲喚

得一時驚惚遊槐安國

五陸州擔版

睦州蹤禪師因喚僧曰大德無風起波僧回

首問不州曰擔版漢因風吹火雪竇曰睦州

只具一隻眼見義為焉何故此僧喚已回首因什麼

成擔版理不晦堂心曰雪竇亦祇具一隻眼見

謂為甲夜乙夜到戊夜又云一更二更到五更皆以五為節恍惚老子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為物唯恍唯惚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口義曰惟恍惟惚言道不可見也蘇子由註曰道非有無故以恍惚言之鄧錡曰無狀之

狀無物之象是謂恍惚也

槐安國詳于事文後集二十一陳幹大槐官記

○狂狗逐塊事苑

四曰大般若論云

有擲塊於犬犬逐

塊也塊終不止有

擲於獅子獅子逐

人其塊自止

證龜一傳燈錄卷

二十二僧問香林

如何是室內一盞

燈林云三人證龜

成龜

判斷彙判剖也斷

也斷截也決也今

言品論是非也

知故侵大論九十

三曰佛言若出家

放此僧一喚便回為什麼不成擔版車不

玄樓曰睦州等閑拋向一片版雪竇晦堂豎

擔橫擔大似箇狂狗逐塊雖然與麼出一隻

手助他化門二尊宿始得已是狂狗逐塊因

什麼成化門助不見道三人證龜作龜三箇

擔版漢恰似烏龜子無頭尾阿呵阿呵阿呵

頌曰

這擔版漢八面非罵非讚殺活雪竇晦堂兩鏡

人犯欲則棄是比
丘自誓而犯是一
罪知佛所制而故
違犯是二罪

○一箇一秦符堅
攻陷襄陽謂左右
曰吾以十萬師取
襄陽得一人半爾

左右問云誰耶堅
曰安公一人習鑿
兒半人也○箇說
文竹枚也徐曰人
言一箇半箇依竹
木而言之

馬祖類聚說法門
馬祖陞座百丈卷
席話雪豆評曰諸
方皆苦哉苦哉如
此自稱宗匠欲開
人天眼目驢年去
云々

濫尚判斷各出一手 畢竟為他似施屈酬恩 喚便
回頭是何物我亦無知 子細點檢知故侵草賊 亦要
時人會此心用閑工夫 為什麼
[五]魯祖面壁
魯祖雲禪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先 行南泉聞
乃曰我尋常向師僧道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
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末後
玄樓曰要知魯祖麼人間路至三峰盡觀面
由來易經文言臣弑其君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矣

困猷公神洲感通錄沙門帛道猷象天台石梁終古無度者乃慷慨曰彼何人斯
獨無貞操故使聖寺密爾對面千里遂揭錫獨往徑趣石梁將欲直度下望萬尋
上濶尺許莓苔斜側東邊似通西礙大石攀登路絕結草為庵驢年禪觀後試造
梁乃見橫石洞開
梁道平正因即得
度神僧接叙宛同
素識僧曰却後十
年自當至此相送
度梁橫石已塞

○赤肉團名義集
純利陀耶此云肉
團心宗鏡四身中
五臟心今謂全身
故曰赤肉團上

要識南泉麼天下秋隨一葉來當面 蹉過
頌曰
由來靈境雖非遠論遠近 八面都無路口通七
八達○擬 偶見傍人指南處將錯 石橋苔滑困
向則背就錯
猷公可放下身心 始得渡

[五]臨濟真人
臨濟玄禪師示眾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
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人即

繩牀摩訶止觀云
安一繩牀傍無餘
座五車妙選云杜
詩花影在繩牀注
云以繩穿為坐具
即今之交椅也一
曰胡牀隋惡胡改
名交牀唐改繩牀
瑯耶代醉云古者
席地而坐未嘗有
椅至晉乃有繩牀
扭住扭字彙接也
又手動轉也廣韻
陟柳切音肘按也
拓開拓韻會闕各
切音托手承物也
一曰手推物也
其肩云吾肩之堅
物莫能陷也俄而
又譽其子曰吾肩
之利物無不陷也
人應之以子牙陷
子牙如何其人弗
能答也

得○不
是正兵時有僧出問如何是無位真人
狂狗玄
下繩牀扭住曰道道
忽然出
僧無語
種粟玄打
一掌拓開曰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
乾屎橛
玄樓曰既是無位真人為什麼倚赤肉團上
而住既是無位真人為什麼獨由面門而出
入自語矛盾元來如此竟打一掌拓開曰無
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果然果然作賊人舌
頭不正
闊浮樹下
笑呵呵

矛盾事苑六曰韓非子十七難勢篇云人有鬻矛與盾者譽其盾云吾盾之堅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譽其子曰吾盾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以子牙陷子牙如何其人弗能答也達薩阿勞方語謾人不少又自賣自買勞

不少傍若
史記荆軻傳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
明修一
出於史記八十九卷下十

暗度一
同卷二十中面出焉

頌曰

赤肉團邊運籌略
達薩一掌拓開若雷
明修棧道欺天下
謀不暗度陳倉控三秦
不誤國
臣○鬼
神無測

高麗刻像

○高麗一三韓
新羅百濟之隨一
也和訓古麻明洪
武三十年丁丑改
號朝鮮云々
錢塘一統志錢塘
在杭州府城南唐
元和志昔邑境偏
近江流功曹華信
議立此塘以防海
水募有能致土石
一斛與千錢旬月
之間塘遂成因號
本作錢唐至唐改
唐為塘宋元仍舊

昔高麗國來錢塘刻觀音聖像
己是聖像為及
昇上船竟不能動
然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
萬劫罪根
○後有設問者曰無刹不現身為什
何不早燒却

無刹不現身法華
普門品偈云々。
長慶因僧舉高麗
有僧造一觀音像
於明州上船衆力
昇不起因請云々
問云一慶曰現身
雖普觀相生偏法
眼別曰汝識得觀
音未
刹塵諸乘法數四
刹梵語曰刹摩華
言土田即國土也
華嚴第四注塵々
萬法也

○情念彙情性之動屬也。孟子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情也。又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念常思也。疏云念即不忘也。阿毘達磨雜集論卷十五曰捨正逐邪生異分別是云情見。

麼不去高麗國甚處是高麗。
玄樓答曰無刹不現身用去爲什麼忽然飛
來來觀自在

頌曰

刹刹塵塵無處避瞻卻眼睛相求卻似地中天
始得忽逢薩埵開元寺千年怪物。
異國船海晏河清。
滿船是清風。

三九無業情念

凡聖拆疑論四曰其聖者通凡者常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變化無方威靈莫測謂之聖。懵然而生昏然而死營々於衣食戚々名利皆死皆生常於生死謂之凡。驢胎一長沙峯僧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峯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會元永祖。偈曰送出一生馬胎撥草免率悅禪師示衆曰撥草參玄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有何處識得自性脫生死眼光落地作麼生脫脫得生死得去處四大分離歸什麼處

無業國師曰若一毫頭凡聖情念未盡嫌這不
免入驢胎馬腹裏去用免爲

玄樓曰蓮藏海不然若要凡聖情念徹底盡
直須投入箇驢胎馬腹裏始得不知甚時出
好與南泉同參

頌曰

聖念凡情驢馬緣這時節最難得古人淚自痛腸傳空
殺人親可憐撥草參玄客有麼有麼。
言親口差十

○園頭救規卷下

園主不憚勤苦以
身率先栽種菜蔬
及時灌溉供給堂
厨母使缺乏是所
謂最難極苦無道
心人不可克之職
也

念佛鳥扶桑高野
日光等處夕深山
夏夜聽之空海性
靈集十後夜聞佛
法僧鳥詩云閑林
獨坐草堂曉三寶
之聲聽一鳥一鳥
得患佛言聽用石
寸釘入木

箇九皆住二邊多是不能住這二邊○盡這

六十園頭敲枕

南泉典座辨兩分食詣園管待園頭還知園食

時展鉢次須觀彼忽有念佛鳥鳴如來正園頭

乃敲枕頭一下有權有實鳥又鳴三日不逢勿

又敲一下無權無實鳴既住還聞園頭曰會麼

報恩何座曰不會幸值園頭又敲一下如蓮花

玄樓曰鳴底鳴敲底敲只是恁麼典座因什

枕四分律曰諸比丘無枕卧

夢黃梁異聞集呂翁經邯鄲路上邸舍中向有少年盧生自嘆貧困言訖思睡入

方炊黃梁翁探夢中一枕以授生也取曰枕此即榮遇如意生枕之夢自枕窾入

其家身歷富貴五十年老病而卒欠伸而寤顧呂翁在傍主人炊黃梁猶未熟生

謝曰先生以此室吾之歆也又事文

後集二十一有沈既濟枕中記事實

尤委詳矣了々後漢孔融傳

融年十二陳燁日少而了々大未必

奇也○常侍漢官儀曰

秦置中常侍注中常侍得出入禁中

常侍左右會元十五雲門章師住靈

樹時應廣主請在上鉄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相席

麼不會雖然與麼只箇不會寸釘入木却了

頃曰昔日黃梁猶未熟莫見老覺來了了悟浮生八

刻○夢胡為典座深成夢何時不是夢盡力

枕頭敲不驚唯恐汝動着

空雲門菓子

雲門偃禪師因鞠常侍問靈樹菓子熟也未子蚊

鐵曰甚麼年中得信道生相席

文德殿赴齋時設
此問云々

灼然篇海類篇明
也熱也昭也又灼

卒燈貌又火氣
卒囊忽也急也倉
卒也

無根靈樹結靈菓一二不熟不生似鐵堅托出
一口卒嘗鞠常侍蟻動乾坤渾遇齒牙騫知
味麼唯恐齒未全關

空南泉住庵

南泉願禪師住菴時一僧到賊泉曰某甲上山

作務請齋時作飯自喫了卻送一分來大熱緩

○家事字彙便覽
廿二丁曰家具也
劍利當作靈利彙
劍郎丁切音陵快生曰伶俐正字通伶音零制俗字今方言謂賤慧曰伶俐
道者智論云得道者名為道人餘出家者未得道者亦名道者
探竿一人天眼目鈔甲喝汾陽昭頌曰詞鋒探州辨當人注探竿鴉羽編連水中

探魚一呀集以網取云影草艸葉水浮群魚其下集以網取云爰人面白試云
騎賊馬一中論曰諸佛說空法為離諸有見若復見有空諸佛所不化以極出極
以賊追賊無有已時心無所著當法即絕故至於無遺若以無遺為是亦有著又
碧巖集十五則之
評
樞要易上繫辭言
行君子之樞機樞
機之發榮辱之主
也要肝要也

其僧辨齋自喫了卻將家事一時打破仍就牀
而臥曹賊欲偽泉伺久不來遂歸見僧臥賊身
泉亦去一邊臥賢劍欲僧便起去董卓依鏡泉
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箇劍利道者來直至知
今不見不

玄樓曰仍就牀而臥方是探竿影草又去一
邊而卧可謂騎賊馬追賊僧便起去這箇一
機就中最樞要南泉至住山日追念不能休

鐘笛任吹

卧龍一孔明道
號三國志孔明卧
南陽草廬預定天
下三分計以應劉
備問云々

胸次莊子喜怒哀
樂不入於胸次
睡虎一事文後集
三十六韓愈猛虎
行正畫當谷眠眼
有百步威自矜無
當對氣性縱以乖
狸能伏豹合壁集
云豹欲食狸狸即
上樹豹不能上於
樹下伺之狸欲下
亂飛貌東坡詩眼前擾々黑蜘蛛。廣韻亂也莊子天道篇膠々擾々林日言撓亂也。

臥龍胸次三分計
神機妙算睡虎眼邊百步威
殺氣衝天
請見作家相見處
狸能伏豹陰雲擾擾卒風飛
驚天

者只是在於這裏且道這箇一機因什麼恁麼奇特止止不須說不是神仙客徒勞語洞中言猶一在耳

頌曰

臥龍胸次三分計
神機妙算睡虎眼邊百步威
殺氣衝天
請見作家相見處
狸能伏豹陰雲擾擾卒風飛
驚天

空藥山陞堂

樹下伺之狸欲下
亂飛貌東坡詩眼前擾々黑蜘蛛。廣韻亂也莊子天道篇膠々擾々林日言撓亂也。

○陞座玉篇陞上也廣韻登也象器筭曰舊說普說為陞座或上堂亦稱陞座院主監寺古稱院主又監院後為尊任持改稱監寺院要覽云會要云監者總領之稱禪苑規云監院一職總領院門諸事龜鏡文云荷負衆僧故有監院

藥山儼禪師久不陞座從朝至暮一日院主請

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不知底如山曰打鐘著

鋪上主聲鐘衆集漢山便歸方丈若不是恁

稱善主隨後曰和尚既許為衆說法為什麼一

言不施這擔板漢費山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

又爭恠得老僧漏逗

玄樓曰藥山老漢龍頭蛇尾若是蓮藏海待

他道為什麼一言也不施唯是和聲便打何

戲前到次

卷之下

十二

六祖道不是風動
不是幡動仁者心
動乃曰大小祖師
龍頭蛇尾好與二
十柱杖時太原乎
上座侍立不覺齧
齒師曰我適來恁
麼道也好與三十
卷杖見會元第七

黃金一 中峰廣錄
卷七又類聚卷十
人境門黃金自有
黃金價終不和沙
賣與人

故如此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
己是拖泥滯水說甚黃金

覆盆下 心地觀經
第三偈猶如覆盆
月不照衆生迷惑
亦如是又明心寶
鑑下大公語日月
雖盛明不照一
之下大智偈雲梯
抄無分曉之方語

放出藥山月一團無欠無餘清光萬里絕遮攔出頭
裏時亦 幾人錯住覆盆下可暗中識嗟此殷勤
認指看頭始見真月
[五]鏡清放捧

鏡清，慧禪師問僧曰：近離甚處？且要見僧曰：三

○夏佛子受歲夏安居而已年々必白三寶結夏安居其白夏法委悉于行事鈔
往檢須知

天台一統志台州府天台山在天台縣西一百十里道書是山上應台星超然秀

出云々 南嶽一統志六十 峰一步即清曰夏在甚處寶劍曰五峰三步卻

四衡州府衡山在 衡山縣西三十里 清曰放汝三十棒斬却脚僧曰某甲過在甚處

五嶽之一也舜南 巡狩至于南嶽周 段亦作清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一叢林放過

職方氏荊州之鎮 曰衡山即此 玄樓曰此僧真箇有過也否若謂出一叢林

作麼生韻府群玉 七作麼生猶言如 人一叢林是過譬如一片雲朝謝天台暮倚

何 虎斑易見 南嶽這裏是什麼所在以爲過若復謂無過

鏡清恁麼道意作麼生不見道虎斑易見人

斑難見幸有箇照魔鏡

頌曰

相當字典斷罪曰
當言使罪法相當
也又龍牙偽曰此
門別處無尋路祇
有休心便相當古
句才世不相當名
與實相當
作家根本說一切
有部毘奈耶第二
十一曰鄔婆難陀
作是念今多得羊
毛遣誰料理若與
作家彼是難信無
戒行故又彙苑十
三引揚顯諫云請
為明公以作家譬
之云々
典離披雜亂貌
○奇特彙奇異也特獨也又挺立曰特今取斬新之義

遊莫叢林來去忙勿動者動者罪科未必此相
當賞罰要作家自有單傳抄折敲出衲僧一
肚腸狼藉不似和尚腸

百丈奇特

百丈海禪師因僧問曰如何是奇特事來問自

冷眼而丈曰獨坐大雄峰隨來僧禮拜全不放

野孤精丈便打天下老和尚○

○奇特彙奇異也特獨也又挺立曰特今取斬新之義

○奇特彙奇異也特獨也又挺立曰特今取斬新之義

膽量一蜀志卷十四姜維傳註曰世語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又蒙求中卷有美
維故事七首字典劔屬其頭類七短而使用故曰七首史記吳世家專諸置七
首于炙魚中以刺吳王僚刺客傳荆軻至秦獻燕督亢地圖圖窮而七首見註前
軻懷數年之謀而
事不就者尺八七
首不足恃也劉向
說苑尺八短劔頭
似七

虎穴晉陳壽吳志
九卷曰呂蒙字子
明曰貧賤無可居
脫誤有功富貴可
致且不探虎穴安
得虎子
彙彙牲血塗器曰
彙血者幽陰之物
變怪禦妖彙而謂
之彙也又賈誼傳

暗攜七首督亢圖不顧危亡底荆子機鋒豈避
誅爭得虎兒秦帝賴環金殿柱出身路寶牀脫
得彙成朱險

道吾滾滾

費面吞炭，顏註以毒薰入之。

○女人拜事物紀

原九十六吉函典

制部云婦人拜禮

曰男拜則尚左手

女拜尚右手云々

唐書云唐武后欲

尊婦人始易令拜

是則女屈膝而拜

始於唐武后也

森音渺多水貌森

茫又森漫漫水廣

大貌寒山詩山腰

雲漫々谷口風颺

々又李白詩登高望四海大水何漫々

○輪回北本涅槃經二壽命品曰往來流轉猶車輪又同十七梵行品曰有所得者名生死輪一切凡夫輪回生死故有所得云々法句經曰識神走五道無一處

道吾智禪師因僧問曰如何是和尚滾滾處沒

亦不吾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汝遠來無可祇

對有深意

玄樓曰道吾不妨滾滾了也早是探

頌曰

大海滾多少論滾淺四邊亦森漫和尚亦道吾

纜下腳抱泥徹底一時乾倚甚這裏

六七 乾峰輪回

不更捨身復受身如輪轉著地六趣天上人間修羅餓鬼畜生地獄三藏法數

廿七引法華文句四卷之說往看焉要覽中云修羅四趣皆攝今開為一趣故曰

六趣也毘曇論趣或在海岸海底宮

殿嚴飾常好鬪戰怕怖無極作下品

十善感此道身文

句云四天下採花醜於大海魚龍業

力其味不變噴妬善斷故言無酒

畜生梵底粟車此翻畜生亦云旁生

此道通在諸處披毛戴角甲羽毛四

足多足有足無足水陸空行互相吞

啖受苦無窮愚痴貪敬作中品五逆

輪轉四生六道家如遊園觀將斯眼目頂

門加日用都如井月投萬水無蹤水一任猿春

入百華有驗華始得

六八 雲門三日

截首到次

卷之下

十五

十惡者感此道身

○三日不

呂蒙初不學權勸

蒙讀書魯肅后與

蒙論議大驚云卿

非復吳下阿蒙蒙

曰士別三日即當

刮目相待

龍泉蜀志云楚王

作劍三枚曰龍泉

曰太阿曰工市晉

鄭聞而求之不得

與師圍之楚王引

太阿登城麾之士

卒迷惑流血千里

晉書載豐城雙劍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此其劍也

迷蒙迷匹也合也詩周南君子好逑

○尚書事文類聚新集尚書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書納於大麓王肅註云堯納舜

於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周官司書鄭玄云若今尚書秦時少府遺吏四人在

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

樓彙重屋也釋名

牖戶之間有射孔

樓戶然也孟子可

使高於岑樓黃帝

為五城十三樓爾

雅狹而修曲曰樓

疏云凡臺上有屋

狹長屈曲曰樓

勤破拈頌集曰東

林總云勤破二字

正見宗眼亦是衲

僧巴鼻亦是向上

一竅貴要後人咬

嚼勤技也勤過同

又勤技也勤過同

義

○尚書事文類聚新集尚書猶唐虞大麓之職也書納於大麓王肅註云堯納舜

於尊顯之官大錄萬機之政周官司書鄭玄云若今尚書秦時少府遺吏四人在

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

樓彙重屋也釋名

牖戶之間有射孔

樓戶然也孟子可

使高於岑樓黃帝

為五城十三樓爾

雅狹而修曲曰樓

疏云凡臺上有屋

狹長屈曲曰樓

勤破拈頌集曰東

林總云勤破二字

正見宗眼亦是衲

僧巴鼻亦是向上

一竅貴要後人咬

雲門偃禪師示眾曰三日不相見不得作舊時

看，作麼生

和聲便打。出息入息。

○自代曰千

亦是舊時顏

玄樓曰雲門自賣自買無得也無失就中一

箇千之字無有能著價者雖然與麼昔日恁

麼今日不恁麼何故如此不見道不得作舊

時看，早是著價了也

頌曰

信手拈來一莖茅

莫喚作文六金身

比擬龍泉要撥亂

晉書載豐城雙劍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此其劍也

迷蒙迷匹也合也詩周南君子好逑

唯是恁麼

○勿謂故是兒戲

將謂鈍刀

觸著

亂在甚處

分明成兩段

因

尚書登樓

陳操尚書一日與諸官登樓次

小賣弄

見數僧行

過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

見量

陳曰不是

以威而曰焉知不是

見斬教則

陳曰待近來與勤

過也太斯須數僧到樓前

浮雲流水

陳驀召上座

喚鹿

僧皆舉頭望

如梅林

陳謂眾官曰不信道

錯錯

載前判

卷之下

十六

斯須禮喪大記斯
者辨於此須者待
於彼辨則離須則
合斯須則一離一
合之頃也與須與
同義一類聚人境
善竊一類聚人境
門臨濟真人話雲
豆評曰夫善竊者
神鬼無測
眼看東南

○傍若無人

玄樓曰喚則回首方是尋常事那裏是陳操
尚書勘破這僧處會麼善竊者神鬼無測聲低

頌曰

陳操尚書

當世權門有髮羅漢

端的是賊

不亦過譽乎

眼看東南

英雄欺人

心在西北

宜哉人難打

草驚蛇

鐘篋任吹

○老々大々杜甫詩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見義勇為論語為政篇云見義不為無勇也

七十 趙州住處

趙州論禪師到雲居

怪物出來

居曰老老大何不求箇住處

見義勇為

州曰甚處是某甲住處

見義勇為

居

曰山前有古寺基

特賓有禮

州曰和尚何不自住

見義勇為

愈居便休

賓主交參

又到菜萁

自勝遊

萁亦曰老老大

大何不求箇住處

知而故犯

州曰甚處是某甲住處

貫之以

萁曰老老大住處也

不知在手

州曰三

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撲

殺活之作用

伎倆纂要伎倆智謀也又韻會伎倆能解也巧也書言故事十二伎音至人智計曰伎倆事死四伎倆上渠倚切下良將切藝也。劉劄人物志流業篇云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而能受一官之任措意施功是謂伎倆

嬰爍老猶盛貌蒙求伏波標柱章云馬援將軍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怒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嬰爍哉是翁也遂遣征之云々

玄樓曰山前有古寺基荆棘參天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門滾似海和尚何不自住騎賊馬追賊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卻被驢撲未嫌伎倆不如人若是蓮藏海直下縛殺他脚跟張引后甚處是某甲住處便答道勿隨他求

此翁嬰爍未曾衰何不與藥去○住處胡求休

一不見
二不見

頌曰

陵谷許渾詩水声東去市朝變詩十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克賓維那云汝不久當為唱道之師賓云不入這保社師云爾會了不入賓云總不德麼師便打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設饋飯次日與化堂白槌云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須出院賓後出世住大行山嗣興化

又嬉即今在甚處○追賊正當騎賊馬逢飯偽喫飯降端的豎降旗逢茶一機泯跡鬼神訝不妨驚變態應時陵谷移佛眼亦不見故是叢林真傑出人分上不見幾將法戰犯雄師逢佛殺佛逢祖殺祖○噴

雲門家風

雲門偃禪師因僧問曰如何是和尚家風須先

看門曰門外讀書人報來誰知元來是

玄樓曰雲門正恁麼家風法堂上荒草恐棲

○荒草長沙岑大師曰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文

毒蛇辛免來

頌曰

惟力論語述而 亂神孔安國曰惟 怪異也力謂若 盪舟鳥獲舉千鈞 之屬亂謂臣弑君 子弑父神謂鬼神 之事或無益於教 化或所不忍言也 李充曰力不由理 斯惟力也神不由 正斯亂神也 比來小補韻會 時猶先時也然則 比來猶先來乎又 先也親也彙近也 困小補韻會苦悶 五丹霞天然一日 僧也鄭敬異之

惟力亂神不敢談誰制汝 謀這恁麼事 門風兀爾似癡 愍大尊 比來這老困無事莫謂是無事 聊為書 生下指南 換却人眼 生下指南 瞎却人眼 咄

保壽背坐

趙州到保壽殺氣 壽見來便背面而坐引歎于 落地

影長 州乃展坐具偽走三十里 壽便起歸方

見崔豹古今註上卷 ○坐具根本昆奈耶云梵尼師壇唐言坐具五分律云為 護身護衣故當坐具僧祇云若在道行得長疊中疊安衣裳中至本處當敷而坐 診候彙診止忍切音軫視也驗也候脉也候胡茂切音後訪也又氣候譯候伺候 也詩小雅 髮曲局又棋局又 幹局士有材可用 為幹局又匣也說 文從口在尺下復 局之徐錯曰人之 無涯者唯口故口 在尺下則為局周 伯温曰口在尺下 則有限量會意借 為幹局曹局字曲 禮拘也促也局說 文促也从口在尺 下復局之一曰博 所以行茶博局外 有垠塢周隈可用

文伏兵皆起 州收坐具儂下去 進不勝 則退而堅

玄樓曰趙州之展坐具保壽之歸方丈且道 是甚道理諸仁者卻會麼山僧敢道不是趙 州不可得診候保壽死活不是保壽焉能識 破趙州賊意要知作家相見事直須具這般 大眼目始得太平 頌曰

故謂人材為幹局

○可作仁異朝始

教小童以上大人

丘乙己化三千七

十子爾小生八九

子可作仁可知禮

也上大人上古大

聖人也丘乙己孔

子一人而已化三

千教化門徒三千

也七十子達者七

十人爾小生八九

子爾等小童八九

輩也可作仁可知

禮也如丘達者可

知五常也

漏逗天寶遺事曰

明皇幸蜀問黃幡

綽曰車上鈴聲頗

似人言語對曰似

一司窻前論死活黑石與黑

非別人壽公方有轉身術錯指

機還知那閑卻趙州陷虎

雪峰存禪師因有僧禮拜可作仁

僧曰過在甚處不知峰又打五棒喝出損德

玄樓曰雪峰末後一喝漏逗不少多見孔

頌曰

赤心史后漢光武本紀云推赤心置人腹中又三國志郭嘉傳又安祿山傳有之

又徐氏筆精六云古人謂空盡無物曰赤々地赤貧是也今人不著衣曰赤條々

赤字本此老婆禪會元四云普化曾指聖僧問臨濟且道是凡是聖濟便喝化

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

厮兒却具一隻眼殷勤史記百十七

卷相如傳曰令侍者殷勤通又書言

殷勤委曲也刻舷出于十七則

肋音勒肋腋下脅骨也所以檢勒五

藏也○瀉山祐傳燈九

日師一日侍百丈次丈問誰師曰靈

祐丈曰撥爐中無火否師撥爐曰無

瀉山選主

瀉山祐禪師在百丈為典座時如擲百丈因司

馬頭陀尋得大瀉山地選人主之何人方不文曰

老僧住得否弄小賣陀曰彼是肉山和尚是骨人

若居之只安五百眾勿画彼可安千眾唯是千

鐘齋傳

火文射起深撥得
小火舉示之曰不
是火師發悟云々
後應瀉山選是山
峭絕道無人烟草
食辣友山下居民
稍々知之率衆共
營梵宇連帥李景
讓奏請同慶寺裴
相國嘗咨玄與繇
是天下禪學輻湊
焉

司馬頭陀傳燈九
註云司馬頭陀參
禪外蘊人倫之鑑
兼窮地理諸方劫
院多取決可。又杜
多者抖擻貪欲噴
訪之問曰師還有
侍者否師云有一
兩箇裴曰在什麼
處師乃喚大空小
空時二

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否誰不其人。陀曰

觀典座可住得約上作。丈乃喚典座來說與他隨

時首座聞得曰當某甲去彼何人也不知。丈

乃集衆曰下語出格者得推衡於。遂拈淨瓶置

地設問曰不得喚作淨瓶喚作甚麼射眼光。首座

曰不可喚作木揆也好个天。丈復問典座座乃

踢倒淨瓶而去尋常。丈笑曰首座輸卻典座也

正眼因命典座往住山後果安千衆豈唯千衆

無私。首座華林善覺禪師嗣法馬祖裴休

虎自庵後而出裴驚怪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

淨瓶釋氏要覽云淨瓶梵軍遲此云瓶常貯水隨身用以淨手寄歸傳云軍持有

二若甕者是瓦淨用若銅鐵者是觸用事苑云淨瓶四分律云有比丘遇無水處

水或有蟲渴殺佛亦不出。他圈續

知制戒令持觸淨

二瓶以護命故

木揆正宗贊鈔云

木揆木履也又木

提也又只木揆也

教誠儀云木揆履

也林君復孤山寺

詩云乘興醉來挹

木揆翠苔蒼蘚石

賭囊戲賭博財

玄樓曰百丈幸是以淨瓶為賭所以典座踢
倒以得贏我今指南山道不得喚作南山喚
作什麼若曰不可喚作木揆不出首座見解
若欲齊典座南山大且高不可以足踢倒正
恁麼時作麼生祇對箇中有作家衲僧則別
呈露出格作用來看和尙

頌曰

道場僧史略云魏
大武帝始光二年
立道場至神麈四
年敕州鎮悉立道
場慶帝生日今謂
大道場者猶言大
伽藍

○藏主備用規云
藏主掌握金文嚴
設几案常備茶湯
香燭延迎兄弟看
經初入經堂先白
堂主到藏司相看
云々慈覺龜鏡文
云為衆僧守護聖
教故有藏主
經堂即經藏也釋門正統諸方梵刹立藏殿者因梁朝善慧大士創成轉輪之藏
乃至稱龍宮海藏者乃約龍樹入海而言要覽云經律論謂之三藏教修規知藏
云後以衆多列東西藏云々

纔把淨瓶度短長者裏是什麼所輒離丈尺露
其量元來請看一隻小分脚天地踢出瀉山大
道場作七片

圭一僧長坐

藏主見一僧在經堂內長坐雙林主問上座何
不看經勿瞞他○汝曰某甲不識字逢簡主曰
何不問人蹉過亦其僧鞠躬又手曰毒氣未審
是甚麼字說示藏主無語選較

鞠躬禮月令典身曰鞠躬文選鞠躬敬懼貌

字義炳然大瀉詰云字義炳然文不加點類聚琴瑟門聚螢晉車胤字武子幼
恭勤博覽貧不常得油夏月以練囊盛數十螢火照書讀之以夜繼日後官至尚
書郎

○入州前漢食貨
志五家為隣五隣
為里四里為族五
族為黨五黨為州

五州為鄉是萬二
千五百家也然則
五々二十五家為
一里以一里四之
則百家也百家為
族五族者五百家
也以五百家為黨
五黨者五々二千
五百家也州二千
五百家為州也

牡丹華障子畫牡丹
障子也如杼

玄樓曰此僧鞠躬又手藏主無語各各點畫
分明字義炳然亦是不

頌曰

囊中不用聚流螢類有夜字義炳然自照形不
又手當胸豈操卷非自一時看盡五千經

地藏牡丹

地藏琛禪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華障子

鐘篋傳

山集云山水障子
和訓之布壽麻又
加羅訶美

可自怡悅出圓機
活法高傑部華陽
陰居下曰南史陶

弘景入茅山自稱
華陽隱居梁武帝
時有大事無不前

以奉陳時人謂之
山中宰相帝嘗問
山中何所有陶以

詩對曰山中何所
有嶺上多白雲只
可自怡悅不堪持

贈君

趙昌出于圓機活
法畫花事實曰寫
生趙昌東齊記蜀
有趙昌善畫花

華王唐玄宗帝愛
牡丹稱花王

處者如婆娑論說
又不定有二種一
有威德二無威德
彼有威德者住山
谷或住

要拭屎福曰好一
朵牡丹華

被眼慶曰莫眼華
耳

琛曰可惜一朶華
了失口

玄樓曰保福只可
自怡悅長慶不堪
持贈君

唯如地藏道可惜
一朶華且道是當
於保福

恁麼道乎是當於
長慶恁麼道乎抑
亦別有

道理恁麼道乎試
請辨看

頌曰

趙昌盡巧百華王
猶欠紅錦打開蘭
麝囊

將謂

依州附木法苑珠
林九鬼神部有正
住處邊住

空中或住海邊皆
有寶殿果報過人
彼無威德者或依
不淨糞穢而住或
依州塚

墓而止或依屏風
故堰而居皆無舍
宅果報劣人

○向上傳燈云黃
檠運禪師示衆云
牛頭融大師橫說
豎說未知向上關
捩子在

又碧巖集黃檠噉
糟話垂示云佛祖
大機全歸掌握乃
至接向上機提向

上事云々今謂提
持佛祖不傳大事
乎

落草仰山遊山話
雲門云此語為慈
悲之故有落草之
談

功德國語建大德
功也又書仲虺之
誥曰德懋官功

懋賞用人惟己
○大部補注曰功

洞山价禪師垂語
曰須知有佛向上
事

已是向
上事若
早是受
佛祖騎

為知則時有僧出
問如何是佛向上
事

山曰非佛懸羊頭
賣狗肉
玄樓曰洞山為慈
悲故有落草談可
謂恩大
難報
則負

是功夫此在於因
積功成德可以對
果故由運功故即
成行因功夫成果
上萬德勝鬘經疏
日惡盡日功善滿
日德

弓影晉書列傳十
三曰樂廣字彥輔
南陽人遷河南尹
常有親客久潤不
復來廣問其故答
曰前在坐蒙賜酒
忽見盃中有蛇意
甚惡之既飲而疾
于時河南廳事壁
上有角弓潦畫作蛇
見否答曰所見如
○袴彙音庫股衣也又脛衣今之視襦袴也釋名袴跨兩膝各跨別也正字通兩

頌曰

功德莊嚴極果身

或貓兒頭等閑惑亂世間人
年老成魅

看來故是角弓影

知影則將謂毒蛇盃底淪
也太奇

雲居送袴

雲居膺禪師使侍者送袴與一住庵道者

恩及于枯

道者曰自有娘生袴竟不受

好箇衲僧

居再使侍者問娘未生時著這什麼

再送新道

○袴彙音庫股衣也又脛衣今之視襦袴也釋名袴跨兩膝各跨別也正字通兩
見否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容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上角弓潦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有
于時河南廳事壁上有角弓潦畫作蛇廣意盃中蛇即角弓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盃中有

股間曰胯通作跨袴自是脛衣必謂胯與袴同無此事理又事物紀原三衣裘帶
服部袴八袴及禪皆載之視袴長短相似袴省積鼻之名
娘生字韻娘少女之稱今俗為母稱遷化要覽云釋氏或謂涅槃圓寂歸真滅
度遷化皆一義也
隨便稱之蓋異俗
也傳燈普化繞街
市叫云我往東門
遷化去前漢書外
戚傳云李夫人卒
武帝自作賦云々
忽遷化而不及兮
魄放逸以飛揚
舍利要覽下曰舍
利此物乃是戒定
慧忍行功德熏成
也梵設利羅華言
骨身所以不譯者
恐濫凡夫骨身故
也有二種舍利一

者無語

娘生雙脚

後遷化有舍利持似居

齊王

居曰直饒得八斛四斗不如當時下得一轉

語好

官不容針

玄樓於道者無語處代曰假令將來無處著

頌曰

八斛有餘臭骨頭

臭殺何如一句蓋閻浮

西家可憐昔日娘生袴
祝婆年直到而今不

全身二碎身碎身
有三一骨舍利白
色二肉舍利紅色
三髮舍利黑色惟
佛舍利五色有神
變一切物不能壞
焉詳金光明經

真骨頭六祖大師
偈云生來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一具
真骨頭何為立功
課

閻浮此云勝金提
名為洲詳于大論
及名義集世界篇
等又金光明經云
此閻浮提八萬四千城邑聚落云々

○請益教修規云凡欲請益者先稟侍者通覆住持到如允所請定鐘后詣侍司
候方丈秉燭裝香侍者引入住持前問訊拜香大展九拜至肅恭側立諦聽垂詢

匿羞阿呵呵無
視長者子

德山宗乘

德山鑑禪師因雪峯問曰從上宗乘學入還有

分也無偷心猶
未止山打一棒曰道什麼老
親切峯不

會至明日請益頭上安頭
為什麼山曰我宗無語句實

無一法與人漏逗
不少巖頭聞曰德山一條脊梁骨

硬似鐵雖然與麼於唱教門中尚較些子風從
虎雲

龍從

此閻浮提八萬四千城邑聚落云々

畢進前拜香大展九拜謂之謝因緣免則觸禮次詣侍司致謝。論語子路問政
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禮記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註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樞
衣前請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

其父攘羊而子證
之孔子曰吾黨直
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
其中矣見論語子
路篇

玄樓曰德山攘羊巖頭證之此父而有此子
可謂機機投合錯錯
頌曰

蛇尾龍頭不克罷變幻
不定止啼黃葉竟隨宜黃葉
却有
歲公冷地聊供笑傍觀
有眼復是報恩謝德時

芭蕉不攜

芭蕉徹禪師因僧問曰有一人不捨生死不證

○提攜出于曲禮
上篇曰長者與之
提攜則兩手奉長
者之手註一一謂
牽將行
牽耕牛夫臨濟曰
驅耕夫之牛奪飢
人之食見會元十
一卷
收彙捕也
神方易陰陽不測
之謂神孟子聖而
不可知之謂神又
諡法民無能名曰
神方彙術也法也
類也論語且知方
也方者義之所存
也今神方曰能熟
達醫術者也
昏諫云越不為沼
吳其泯矣使醫除
疾而曰必遺類者
未之有也
又業也法制也周
禮天官官正會其
什伍而教之道藝
註藝謂禮樂射御
書數五

涅槃師卻提攜也無道徹曰不提攜不費曰
爲什麼不提攜道徹曰老僧粗知好惡果然
地落天童覺曰芭蕉雖然知好惡且不能牽耕夫
牛奪飢人食如今若有人問長蘆便和聲打爲
什麼如此我從來不知好惡以五十一步
玄樓曰芭蕉以謀收人長蘆以力挫敵長蘆
易見芭蕉難見和尚一戰不
知使誰見
頌曰

遲思賢賦備百行之高致談九流之洪藝又晉語貧欲無藝註極也
春蘭秋菊詩格第十卷疊山贈徐菊岩詩曰黃花莫恨清香晚秋菊春蘭各有時
註曰烟花錄湯帝曰春蘭秋菊各時之芳裴子餘補鄆縣尉以文學知名同列李
朝隱程文謚以文
法稱長史陳崇業
曰春蘭秋菊俱不
可廢又見排前第
二卷
○禮拜道宜歸敬
儀云禮者履也敬
而已矣經曰恭敬
塔廟謙下比丘者
是也翻譯名義集
云那謏悉羯羅此
曰禮拜今謂禮之
與拜名有通司長
短經曰禮者履也
進退有度尊者有

神方盡類善除病太平不用繩頭巧縛人亂世
武藝練磨醫術妙非非想天不要此人春蘭
秋菊一時新頗妨來往○
高亭打僧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還亭便
打現成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再禮拜可
不可亭又打趁真金自有僧回舉似夾山幸得
山曰汝會也無弄死蛇曰不會較些山曰賴汝

分謂之禮禮記云

禮也者猶體也體

不備君子謂之不

成人故孔子曰非

禮勿視非禮勿聽

相見法華五百弟

子授記品云人天

交接兩得相見補

註八曰天上見世

間世間見天上天

上世間往來交接

如來翻譯名義集

曰多陀阿伽陀秦

云如來金剛般若

經曰無所從來亦

無所去故名如來

又轉法輪論云第

一義諦名如正覺

名來又成實論云

乘如實

道來成正覺故名

不會汝若會夾山口啞何似高

玄樓曰夾山曰賴汝不會汝若會夾山口啞

這僧既是不會夾山更道什麼聾

頌曰

人到拜吾吾打人人句捧折高亭相見禮容新

聲色外威儀不唯塞斷夾山口大滯累滅卻如來正

法輪始報佛

巖頭一斧

○作家法華信解品經二十年執作家事

舉似似奉也奉獻也舉捧之韓詩寫吾此詩為舉似三體詩劉言史過春秋峽詩

臘月開花似北人天陰注呈似之猶巖頭齋禪師因德山曰我這裏有二僧住菴多

向敗闕敗肉臭壞也時汝去看他如何何不自頭將一斧去見二人

破敗也闕失也空也又破闕也方語在菴內坐華頭提起斧曰道得也一斧道不

露出醜拙得也一斧二人殊不顧兩箇頭擲下斧曰

作家作家自賣頭還舉似德山說敗山曰汝道

他如何誰頭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幽州猶

將謂胡髮赤德山門下未夢見在最苦是江南

玄樓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德山門下未夢

節文字海便覽節
文曰分文彩行形
之次第又禮學記
註節分段支節之
義又節目也

一箭射透 虛堂第
九十三則 僧問投
子青師唱誰家曲
宗風嗣阿誰子云
威音前一箭射透
兩重關

○商量祖庭事
云如商賈之量度
使不失於中平以
劃字彙以刃劃破
言三昧者是外國
語此曰正受心體
寂靜離於邪僻故
云三昧。華嚴合論
曰正

見在這僧有什麼節文被正恁麼注破會也
否設能於是會得巖頭鼻孔一捏捏破有什
麼言句和尚
得恁麼檢點

頌曰

難開鑄就兩重鐵 打破一箭等閑射透之
箭 誰窺得 見來到此豎降旗 祖佛
其蕃籬

乞命○勾
賊破家

仰山一劃

三昧淨影大乘義章卷之七上
三昧淨影大乘義章卷之七上
華嚴合論曰正

智現前名之三昧

抖擻 一 起物也又舉貌王維詩抖擻辭貧里

神通勝目連 馮山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山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云
我適來得一夢汝試為我源看仰山取一盆水與師洗面以頃香嚴亦來問訊師
云我適來得一夢我原看香嚴乃點
一椀茶來師云二
子神通智慧過於
驚子目連傳演義
疏神通即力度晉
名神力又宗鏡廿
七具明六神通
狼煙事苑五西漢
註云々又以狼糞
積之冠至即然以
望其烟蓋狼糞為
烟烟氣直上雖風
吹不斜故也其烟
曰燧晷則舉燧晷
夜

馮山祐禪師問仰山曰終日與汝商量 有舌頭成

得箇什麼邊事 西東語 仰山於空中劃一劃 精甚

馮山曰若不是吾終被汝惑 一敗一場

玄樓曰百千三昧無量妙義悉不出仰山一

劃之中若復要超越三昧抖擻妙義更看箇

蓮藏海一劃便於空中劃一劃 依樣

頌曰

馮仰神通勝目連 幻人見 晨昏相鬪舉狼煙 牛蝸

則舉烽

禪角上，成功何事，論來見心行所滅，劃破虛空，那

一、邊巧盡抽出，○
萬里鐵一條

乾峰一路

○十方薄一楞嚴

乾峰和尚因僧問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

第五此阿毘達磨

未審路頭在甚處問長安，峰拈起拄杖劃一

涅槃門注阿毘達

劃曰：在這裏白雲橫，後僧請益雲門是即是只

磨曰：無比法，薄伽

頭門拈起扇子曰：扇子教跳上三十三天築著

梵具足六義，謂自

帝釋鼻孔東海鯉魚打一捧雨似傾盆師多口阿

亦名聚頭扇，吾鄉張東海先生以為貢於東夷，永樂間始盛行于中國，予見南宋以來詩詞咏聚扇者頗多，東坡謂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而指許正今，捐扇蓋自北宋以有之，倭人亦製為泥金面為竹骨充貢，出自東夷果然。

帝釋帝即天帝釋梵語具云釋提桓因華言能天主言帝釋者華梵兼稱也此天居須彌山頂即忉利天主也詳于三藏法數四十六卷

天怒

玄樓曰：乾峰一劃平地生骨堆，雲門答話是甚熱，挽鳴聲，今若有人問蓮藏海，便答道：這

瞎漢其不然便向道謝汝速來

頌曰

一、華纜發百華，隨為誰處處園林次第奇大

為是東風吹得普地看如何，十分春色顯枝

枝畫裏仙境

園林華嚴經曰：菩薩有十種園林，所謂生次是菩薩園林，無厭捨故教化眾生，是菩薩園林，不疲倦故。

○打歐陽修歸田錄云今世俗言語

之訛而舉世君子小人皆同其繆者惟打字爾其義本謂考擊故相毆以物相擊皆謂之打而工造金銀器亦謂之打可也蓋有捷過作擊之義也至於造舟車者曰打船打車網魚曰打魚汲水曰打水役夫餉飯曰打飯兵士給衣糧曰打衣糧從者執傘曰打傘以糊於名儒碩學語皆如打此觸事皆謂之打而徧檢字書了無此字打雜其義主考擊之打自音譌作疑當取以字學言之打字从手从丁丁又擊物之聲故音譌取為是

玄沙鐵船

玄沙備禪師在雪峯時光侍者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曲斷備住後問曰光侍者打得鐵船也未信道破却光無對也浮玄棲於光無對處代曰師叔學得禪麼阿呵

頌曰

生鐵鑄成海上船了也昔年公案自然圓昔年即今是勿言侍者結三寸什麼師叔何曾學得什麼

不知因何轉為丁雅也

意鐵船水上浮

○燃犀事文類聚

前集十七卷晉溫嶠過牛渚磯深不可測世諺曰下多怪物遂燃犀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嶠於是夜夢人謂云與君幽明道別何意相照

生鐵一法雲秀和尚曰純網打就生鐵鑄成會元卷十六
三寸舌為帝王師又妻敬齊人掉三寸舌云々共見于漢書
禪大悟十一八返
小悟不知數
仰山因冥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呈閑伎倆為山開目見遂於地上作一圓相下書一水欲襲字顧視其僧避邪僧無對巧者玄樓曰仰山有燃犀手這僧草賊大敗同道者相知

頌曰

玄樓曰仰山有燃犀手這僧草賊大敗者相

○禪月貫休字德隱金華蘭谿人七歲投本縣安和寺

水字未曾能療渴洪波浩渺豈將畫餅耐治飢若識得這無盡把棒

禪月彈指

每論詩互吟偶對見者皆敬異焉受具之後詩名聲動於時善小筆得六法長於水墨後入蜀蜀主將圖僭偽邀四方賢士得休甚喜盛被禮遇署號禪月大師敬師過秦主待道安趙王迎圖澄之儀至後梁乾化二年寂春秋八十有一傳畧

禪月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勿躡此心能有幾人知聞象還知麼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見兔放鷹休無對不信道乎玄樓於休無對處代便彈指一下是即是只

入閣門便閉見百千萬億樓閣每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到一善財而在前立大隨名法真嗣法長慶大安蜀主欽尚屢徵師辭以病畧神照大師傳一百十城晉譯華嚴入法界品爾時善財童子如是經游百二十城到普門城探玄

頌曰

衲僧一指休虛議斬却經百十城始得彈縱彈勤下生堪借問賣鞋老婆子能解辨何將赤脚他非遠長安卻不解辨自非

藥山湖水

藥山儼禪師問僧曰甚處來眺望僧曰湖南來悠然僧曰湖南來乘輿不止○曰未

記曰大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洞庭

始似山曰許多時雨水為什麼未滿把手見僧

內當囊內入也又

無語沒溺

古作納字孟子若

玄樓於僧無語處代曰待和尚內當來便滿

當中也底也韓子

頌曰

堂谿公見韓昭侯

頌曰

日人主漏泄群臣

頭頭物物涉攀緣全得其都作難關橫目前退

攀緣撈嚴一之二

升天元來脚可愍此僧問湖水堪游泳等閑語路似

云何二種阿難一

平坦

則汝今者與諸衆

性者註聚緣內指趣外奔逸故曰攀緣

師資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

要妙出于老子經

取也從師教取而行之也標準韓非子曰萬世標準註標立木為標準則也又

樂器所以協律又

龜鏡遂師註曰龜

知未來禍福鏡驗

現在妍媸又曰龜

辨物三冠經指

雪峯存禪師一日陞座衆集定乃輓出木毬子執

具部云沙盆槌又

玄樓曰雪峯有始無終玄沙有終無始於中

言播盆乎更詳焉

有是處有不是處且道雪峯底是乎玄沙底

快便一空谷六十

是乎水自竹邊流出綠

七則下坡不走快

頌曰

便難逢三聖然禪

把住放行無餘師資矛盾同氣參玄衲僧若說

師語本出會元卷

把住放行無餘師資矛盾同氣參玄衲僧若說

之十一

把住放行無餘師資矛盾同氣參玄衲僧若說

喚鐘一會元十八

泗州用元禪師章
問四衆雲臻請師
說法師曰有眼無
耳朶六月火邊坐
曰一句截流萬機
頻息師曰聽事不
真喚鐘作甕又見
普燈錄十八願卷
章

庵主索盆

肥田庵主住庵三十年
轉路祇使一箇沙盆
主每日索沙盆
若狂走其僧前後買還主皆隨手擲卻曰不要

○曹源一一天台
山德韶國師歷參
五十四員知識後
謁法眼師以徧涉
叢林亦倦於參問
但隨衆而已一日
眼上堂僧問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眼
曰是曹源一僧惘
然而退師於座側
豁然大悟平生凝
滯渙若氷釋遂以
所悟聞于法眼眼
曰汝向後當為
國王所師致祖道
光大吾不如爾也
詳于傳燈卷二十五

玄樓於不要這箇還我舊底來之下代僧曰
若是舊底直須待箇驢年

法眼益禪師僧問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
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鐘

不是巨作標準
龜鏡

庵主索盆

肥田庵主住庵三十年
轉路祇使一箇沙盆
主每日索沙盆
若狂走其僧前後買還主皆隨手擲卻曰不要

○曹源一一天台
山德韶國師歷參
五十四員知識後
謁法眼師以徧涉
叢林亦倦於參問
但隨衆而已一日
眼上堂僧問如何
是曹源一滴水眼
曰是曹源一僧惘
然而退師於座側
豁然大悟平生凝
滯渙若氷釋遂以
所悟聞于法眼眼
曰汝向後當為
國王所師致祖道
光大吾不如爾也
詳于傳燈卷二十五

玄樓於不要這箇還我舊底來之下代僧曰
若是舊底直須待箇驢年

法眼益禪師僧問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
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玄樓曰法眼可謂本店徵價分文不輸

法眼曰是曹源一滴水

明言下大悟徧體

汗流泣禮數拜曰

上來密意外更別

有意肯否乃至今

蒙指授入處如人

飲水冷暖自知云

○四禁管子云明

王有四禁春無殺

伐夏無過水秋無

赦過冬無爵賞四

者俱犯則陰陽不

和風雨不時管子

文長畧其中間語

○曹山蓋借字立

言乎曹山一日示

曰只今人愛說淨

潔處愛說向去事

此病最難治若是

世間龐重事却是

輕淨潔病最重菩

提涅槃

煩惱無明等總不

要免免即同變易

去乃至成佛成祖

菩提涅槃此等殊

禍為

不少因什麼如此

只為變易若是不

變易直須觸處自

由始得須參究這

垂示以

體得四禁所以付

在於此大陽玄禪

師擬曹山頌曰莫

行心處路勿坐無

處功有

無二俱離廓然天

地空

易文語解卷一云

與何同義盤庚云

汝曷不念我古後

星

鐘篋任

頌曰

此曹源一滴水源黃河自惡毒無物勝此成喫者勿

謂冷暖自知其誰知其味是誰敢得下嘴了吞却

曹山四禁

曹山寂禪師曰莫行心處路但念水不掛本

來衣淨裸裸何須正恁麼當機切忌未生時不

著畫八

潔處愛說向去事此病最難治若是世間龐重事却是輕淨潔病最重菩提涅槃煩惱無明等總不要免免即同變易去乃至成佛成祖菩提涅槃此等殊禍為不少因什麼如此只為變易若是不變易直須觸處自由始得須參究這垂示以

體得四禁所以付在於此大陽玄禪師擬曹山頌曰莫行心處路勿坐無處功有無二俱離廓然天地空易文語解卷一云與何同義盤庚云汝曷不念我古後之聞尤彙甚也最也又效人過事曰效尤作尤非也加一点為尤豫字

苛彙小艸也又政令繁細曰苛政禮記孔子曰苛政猛於虎周禮苛罰又急也怒也察也

吹毛一臨濟偈云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東

吹毛用了急須磨又韓文炭谷湫祠堂詩敢言來途艱呼無吹毛劍碧岩吹毛劍話評云劍

及上吹毛試之其毛自斲謂之吹毛

見活

曹山家法曷尤苛亦勝唯此單單要殺他殺盡

三尺吹毛挈秋水佛祖一回用了一回磨

載首刻次 卷之下 三十四

斂也

挈彙提挈也又說

文縣持也

○師子爾雅云狡

貌也如戲貓食虎

豹日走五百里鳥

弋國出孟康曰獅

子似虎正黃有類

形尾茸毛大如斗

又犬生三子曰獅

故字从犬。亦作

師。項集韻胡講

切頭項也說文曰

頭後也

野干鳴名義集二

畜生篇云跛羅婆

馱悉伽羅此云野

干似狐而小形色

青黃如狗羣行夜

鳴如狼

髮衝冠史記蘭

相如傳云趙惠王

得楚和氏璧秦昭

王以十五城易之

蘭相如奉璧入秦

王喜傳

示美人及左右左

右皆呼萬歲相如

視王無割城之意

乃前曰璧有瑕請

示之王

投璧相如因持却

立倚柱髮衝冠曰

趙王齋戒五日使

臣奉璧送書於庭

殿大國

之威以修敬也今

見王禮節甚倨得

璧傳示美人似戲

弄臣無割城意故

臣復取

璧必欲急臣臣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

王辭謝按圖割城

亦齋五日相如使

從者衣

禍徑道歸趙

黔驢出于活法

事實宋亡時出其

形雖大逢虎只供

一踢却為虎咬殺

云々

技彙巧也方術也

同冠註通作伎漢

桓譚傳小才伎數

之人註伎方伎也

揚子通天地而不

通人曰伎

○僧堂傳燈錄禪

門規式云所喪學

衆無多少無高下

盡入僧堂依夏次

莫斫手傷足

德山師子

德山鑑禪師一日見僧來乃閉卻門相見僧敲

門早是落第二山曰阿誰兩頭僧曰師子兒是若

師子兒莫山便開門虎口裏僧纔設拜毛色亦

入野狐窟橫身山驀項騎曰殺人見血這畜生甚處去來養子緣

玄樓曰這僧將謂真箇師子兒忽及為德山

被驀項騎卻野干鳴也不能作盍看他開門

馱悉伽羅此云野干似狐而小形色青黃如狗羣行夜鳴如狼髮衝冠史記蘭相如傳云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以十五城易之蘭相如奉璧入秦王喜傳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王無割城之意乃前曰璧有瑕請示之王

直下擒住推一推看如何設能如此德山假使怒髮衝冠又唯不過依前休去豈不是全威擗乎畜生頌曰

自稱師子訪周公雷聲震動會中思厥雄山鳴豈計黔驢空向虎臨機不一蹄未供技方窮雨

雲居獨宿

截旨別次

卷之下

三十五

安排救規，日用軌範，云不得僧堂，亦聚頭說話，不得在僧堂中，看經看冊，子智度論云，迦葉結集法藏時，乃至阿難得道，即夜到僧堂門，敲門而喚，云亦謂雲堂，又稱禪堂。

辨令史記淮南王傳云，大將軍辨令明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也。禮記月令，註辨令，所以警衆也。

地獄梵言阿鼻，又云泥犁，此言地獄地藏經說，五無間獄，一趣果無間，謂諸有情於不問男女老幼貴賤，天龍鬼神，罪業所感，悉同受之故。二受苦無間，謂諸有情於劔樹刀山，鑊湯鑪炭，洋銅鐵汁，備受諸苦，無有休歇。故三時無間，謂諸有情墮此

雲居簡禪師因僧問曰：孤峰獨宿時如何？
 答曰：閑卻七間僧堂，誰使汝孤峰獨宿？
 玄棲曰：雲居號今太嚴不妨，難犯忤蓮藏海。
 這裏別有條章，若不閑卻七間僧堂，許汝孤峰獨宿，雖然與麼不閑卻七間僧堂，畢竟作麼生孤峰獨宿？
 打破僧堂，踢倒孤峰，須洒洒落落。
 頌曰：
 拈為地獄七間堂，高無上，廣無限，倒把衲僧入鑊湯。

地獄歷劫受罪無時，間歇故四命無間，謂諸有情墮此地獄，從初入時至百千萬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受苦無間。故五形無間，謂此地獄縱廣八萬由旬，一切有情於中受苦，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名形無間。唯隨所造業受此苦報云々。

閻王名義集云，琰魔或云琰羅，此翻靜息，以能靜息造惡者，不善業，故閻魔羅經音義曰，夜魔盧迦，此云雙王，鬼官之總司也。兄及妹皆作地獄主，兄治男事，妹治女事，故曰雙王。又探玄記有五趣之說，○麻谷傳燈二十臨濟傳云，麻谷世第二面觀音阿那面，正濟下繩牀，一手

禪天妙樂，○始是安身立命處，永劫不容跳再出，亦無出入分我。

雲居手段勝閻王，鍊骨銘肌俱。

九聖臨濟正眼

臨濟玄禪師因麻谷問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正眼那箇是，濟曰：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
 道速道，逐賊馬，谷拽濟下禪牀卻坐，客星犯濟，遂起曰：不審，高擲琴於，谷擬議，陣中，濟便喝拽，谷下禪牀卻坐，先卧龍，谷便出去，知諸葛獨有，司馬公。

叔坐具，一手搗麻，谷云十二面觀音，向什麼處去也。谷轉身，擬坐繩牀。濟拈拄杖，打谷接却。相捉入方丈。眼手無心，眼門出類。後賢不問，更請其類。

客星犯一後漢逸民傳云嚴光字子陵，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卧耳。擬議易繫辭擬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田單火牛騎劫攻取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穿城而出，步壯士五千，叩鼓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燕師大敗，遂收齊城。出于事文後集三十九事實。

鍾魯任

玄樓曰：臨濟起曰：不審這箇一機，方是些子，難處若能透得，許汝掉臂天下橫行。臨濟宗風屹立于一方，畢竟祇是從這裏起。不可擬。

頌曰

常憶田單善用兵，難得臨機應變鬼堪驚。一朝纔以火牛計，說什麼一朝復得有齊七十城。元來無所失，○還。

○三界華嚴孔目云：三界分限各別不同，故名界也。欲有四種情欲，色欲、食欲、淫欲、下極阿鼻獄，上至他化天，男女相參，多諸染欲，故名欲界。色即色質，謂雖離欲界，穢惡之色而有清淨之色，從梵衆天至色究竟，凡有十八天，並無女形，亦欲深皆是化生，尚有色質，故名色界。無色但有有心識而無色質，從空處至非々想處，凡有四天，但有受想行識四心，而無形質，故名無色界。

巖頭三界

巖頭齋禪師因僧問曰：三界競起時如何。頭曰：坐卻著。又重曰：未審師意如何。頭曰：移取廬山來，便向汝道。底人使人立。

廬山大明一統志：五十一南康府廬山在府西北二十里，古名南障，世傳周武王時匡裕兄弟七人結廬隱居于此，故名其山。疊嶂九層，崇岩萬仞。

玄樓曰：若無有後語，巖頭何脫得他點檢。蓮藏海也有答話，分三界競起時如何。欲界色界無色界師意如何。東山水上行，山僧亦有。

截者到火

卷之下

三十七

周五百餘里實南方巨鎮也

東山水一雲門因

僧問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門云東山

水上行出于本錄

蒲團象器箋云蒲

團坐物也以蒲編

造其形團圓故言

蒲團和俗稱服單

為蒲團大失義聯

珠詩格註云蒲團

僧房坐具東坡詩

後夜當獨來不煩

主與賓蒲團坐紙

帳自要觀我身

言猶在手左傳文

○世尊梵路迦那他大論云翻世尊成論具上九難為物欽重故曰世尊天上人

界競起時如何露師意如何荷葉上之珠

頌曰

三界崢嶸平地瀾不妨白衲僧膝下一蒲團放

著巖頭開口終何道言猶移取廬山請試看昨夜

有人擔此山去謝尊答

世尊瞻仰

世尊於涅槃會上年來在以手摩胃告眾曰汝

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

言猶在手左傳文公七年君雖終言猶在手而柔之若何

間所共尊故。涅槃後分曰世尊於師子座以真金手卻身所著僧伽梨衣顯出紫磨黃金師子胸臆普示大眾言汝等大眾應當深心看我紫磨黃金色身爾時四眾瞻仰世尊真金色身目不暫捨今公案曰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非吾弟子之十九字不見于經又佛摩胸事涅槃部中都無有之是必後哲設機關以示語外之佛意者耶請察焉

咄○箇野狐精惑亂人天多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少時節非逐過為什麼高聲呼道今已減度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子減度今已滅度又大呼道且喜世尊忽再活再活且喜世尊忽再活

玄樓曰世尊去世既久今為尚在也否若謂

尚在分明是不滅度也若復謂不在分明是

滅度也謂非滅度非不滅度則亦是可無在

無不在正恁麼時離此二途畢竟向甚處瞻

紫磨金色身諸仁者卻會麼若要瞻仰取足

死急大智度論十
三卷曰人有死急
不惜重寶但以活
命為先

○維那十誦律云
祇陀林中僧坊中
無比丘知時限唱
時無人打捷槌無
人掃灑塗治講堂
食處無人次第相
續敷牀榻到象散
亂語時無人彈指
是事白佛佛言應
立維那成就五
法應立作維那五
法者不隨愛不隨
瞋不隨怖不隨癡
知淨不淨即時一
比丘僧
中唱言大德僧聽
是某甲比丘能為
僧作維那到竟僧
恐默然清規云維
那華云
悅象雖為目連尊
者之蹤躅宛是諸
佛如來之威儀也
所謂顧愛方來慈
育雲水

各各歸寮舍便休和尚先

頌曰

老漢臨行太著忙著甚單單賣弄紫金光見者

傍封唇吻制徒弟使令不制家醜不容向外揚眼瞻

掩耳偷鈴父攘兒證之

○華嚴白槌

華嚴休靜禪師在樂普作維那若非其一日普

請白槌曰上間鋤地下間搬柴嚴重首座遂問

衆心為自心道念為自念所以能親其親能子其子若如是者迺是巨川之舟楫
大早之霖雨也
上下均力也凡安衆處有必合資衆力而辨者庫司先稟住持次令行者傳語首
座維那分付堂司
行者報衆掛普請
牌到除守寮直堂
老病外並宜齊赴
當思古人一日不
作一日不食之誠
白槌祖庭事苑卷
八云世尊律儀欲
辨佛事必先秉白
為穆衆之法所謂
鳴槌告報衆也齋
粥二時僧堂開鉢
念佛過食施財及
諸告報衆事皆鳴
槌矣
聖僧象器
箋云僧堂中央所

曰聖僧作箇什麼表儀靜曰當堂不正坐那赴

兩頭機荷能得圓悟勤舉這話曰珠鑽九曲休靜

可謂神功開伎玉解連環山僧更資一路潑潑

或問聖僧作箇什麼只對他道廓如明鏡當臺

照不動形聲應萬緣打破鏡來

玄樓曰若是蓮藏海木珠鑽九曲不玉解連

環問聖僧作箇什麼和聲便打何故如此祇

要他搬柴底親搬柴鋤地底親鋤地華嚴全

設像總稱聖僧然其像不定若大乘寺則安文殊小乘寺則安憍陳如或寶頭盧有處用大迦葉復用空生如禪利則通用不拘或說曰釋迦法中以憍陳如為僧寶之始蓋陳如臘大於迦葉一夏故以如為僧堂中上座然從唐大曆已後用文殊為上座

珠鑽九曲事苑卷三云世傳孔子厄於陳穿九曲珠桑間女子授之以訣云密爾思之密爾思之孔子遂曉乃以絲繫蠶引之以窰而穿之韻府曲字下小說有得九曲珠穿之不得孔子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之

悟現應身先師直是以報身可謂三身備矣風外若作維那更一槌白今日擯首座憑其聖僧職也

頌曰

鑽珠之曲解環之連智者不費機輪轉處手段
超然大智同僉曰孔子有智誰為齊后非
賢而得老松侵雪兮顯操巖上卓堅麼
梅偷春兮含笑籬邊清香可愛

九曲大顛春秋

王解連環出于十一則頌之冠註
僉皆也咸也衆共言之也

○韓退之韓子外傳云唐元和十四年大怒貶愈於潮州刺史愈至郡之初以表哀謝勸帝東封泰山久而無報鬱々不樂聞郡有大顛禪師道德名重以書招之三招而大顛至顛之論超勝留數十日或入定數日方起愈甚敬焉師辭去愈祀神海上乃登靈山造師之廬問

大顛通禪師因韓退之問曰春秋多少非與汝
顛提起數珠曰會麼用閣家具之曰不會博雅
為甚不顛曰晝夜一百八漏逗不少何之罔知數珠
措遂回宅怏怏而已虛空夫人問曰侍郎情思不憚復有何事閨中少婦之遂舉前話個不啣
度去也佛夫人曰何不進曰晝夜一百八意骨表在甚處未知愁
旨如何幸有之明日凌晨去至門首乃逢首座更待何時
取生也求座問曰侍郎入寺何太早仁儀道
更勿別求

鐘笛任吟

日弟子軍州事繁省要處乞師一句師良久不顧公問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床一下師云作麼平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拜三平而謝日和尚門風高峻愈於侍者處得箇入路以下文長詳出於釋氏稽古畧卷之三往看焉

數珠釋氏要覽云半黎曼陀羅尼經云梵言鉢塞莫梁云數珠此乃是引接下根率課修業之具也象器箋第十九具詳說焉

罔措措處置也安著也委置也然罔措不等閑之義快々粟懣也不服也情

不滿足也史高祖紀諸將與帝為編戶民今北面為臣此常快々侍郎歷代沿

之曰特去堂頭通話向甚處見堂頭座曰堂

頭有什麼因緣開示為表儀之舉前話堂頭

語勿諍堂頭○不孤座曰侍郎怎生會王今稍嚴勿

何不與一掌之曰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何不向周座乃扣

齒三下勿招之復至堂頭又進前語曰主人公

晝夜一百八意旨如何胡餅有什麼汁顛亦

扣齒三下曹溪波浪若相似之曰信知佛法一

般雲月是同顛曰見什麼道理乃曰一般不可

般溪山各異顛曰見什麼道理乃曰一般放不過

○殺人人之

之曰適來門首接見首座復如是豈有

顛遂喚首座問曰適來祇對侍郎佛法是否德麼

果然變座曰是喚○可惜顛傻打而趕出院邪

難扶○侍郎侍郎是一般是兩般○指槐樹罵

柳樹作評提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

不玄樓曰傻打而趕出院且道是什麼道理若

謂之罰扣齒同三下盍自罰若復道非罰因

什麼打而趕出院這裏方是向上竅西天

中

○如麻似粟

○不孤

○王今稍嚴勿

○何不向周

○主人公

○胡餅有什麼汁

○曹溪波浪若相似

○雲月是同

○溪山各異

○不可

○放不過

○德麼

○豈有

○邪

○馬

○關

○在

○雪

○擁

○藍

○關

○馬

佛祖差別因緣也

師家為學者說之

睦菴所謂為演說

其緣者也

開示開演示論之

義猶言垂示法華

方便品云我有方

一切諸世尊皆說

一乘道今此諸大

象皆應除疑惑諸

佛語無異唯一無

二乘

適來韻學集成適

來猶爾來也

雲橫秦嶺

韓愈賦

戴首到火

卷之下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四十一

潮州時至藍關遇
雪姪湘冒雪而來
愈有詩示之曰一
封朝奏九重天夕
取潮州路八千欲
為聖朝除弊事豈
將衰朽惜殘年雲
橫秦嶺家何在雪
擁藍關馬不前知
汝遠來深有意好
收吾骨漳江邊
向上一竅乾峯云
法身有三種病二
種光須是一一透
得始解歸家穩坐
須知更有向上一
竅在象器箋曰禪
板倚版也上頭穿
小圓穴此名向上
一竅縛著繩牀以
靠身也
領畧彙領受也又統
理也承上令下謂
之領畧行取也
雷震一天厨禁齋華
清宮雷震施號令星
斗煥文章杜牧之
擯出瑜伽論云驅擯由三因緣一為護他

四七東上二三慧命相續處也非庸流所會
大顛若非於是振腕頭力不啻埋卻他人自
已先無出身分要知作家履踐神鬼難窺直
須領畧這箇一機始得諸仁者卻會麼唯見
雷震施號令豈知星斗煥文章耳聾眼瞎○
已

頌曰

晝夜一百八終而復始其意不可察分明同聲齒牙

故二彼不堪為上法器故三彼能令僧無威德故
江北枳枳諸矢切音止似橘
有刺考工記橘踰淮化為枳枳木高而多刺可以為籬橘果名江南為橘江北為枳又小者為橘大者為抽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

逢擯出便得宜江北枳是江南橘換地皆侍郎到

此倍相猜對鏡始知佛骨擊難摧將謂他國骨

肉

百瀉山方丈

瀉山祐禪師方丈頌曰瀉山方丈甚時峭峻難

上踢倒如若人踏著勿誤氣如楚將奈騰夫雲

峰悅禪師曰作家宗師天然有在賊僧問曰和

尚作麼生好箇因有頌示曰翠巖方丈見籠曾

○方丈祖庭事苑
云今以禪林正寢
為方丈蓋取則昆
耶離城維摩之室
以一丈之室能容
三萬二千師子之
座有不可思議之
妙事故也唐王玄
策為使西域過其
居以手版縱橫量

之得十笏，因以為名。

楚將史記七本紀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云：『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兵法，籍大喜，累知其意，至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宮室，至諺曰：『項王一發，千里飛人。』云々。

雲峯文悅禪師嗣法，大愚守芝，詳于續燈錄。

見龍一龍字典曰：『龍目龍方語，見風使帆，二師作畧。』

恰好相應之義。

大也，又與擴同方。

言張小，使大謂之廓落，助語也。

廓落，廓開也，虛也，空也。

無遮障，却是上衲子入來，上便見和尚，上水梁。

禮拜而起，見這道理，悅曰：『卻見翠巖這箇老漢，麼將謂無遮障。』

○鐵網重重，僧擬議，果然不。

○開戶牖了，也。○養子緣，悅以拂子，驀口撼。

玄樓曰：『瀉山方丈難見，易入翠巖方丈，易見難入。蓮藏海亦有方丈，在廓落無內外，既是無內外，汝等諸人畢竟作麼生入得？』

德慶則

頌曰

無內外汝等諸人畢竟作麼生入得

莫與何同義，仲虺之誥曰：『美獨後予。』

望剎，曠瞻望也，又為人所仰曰望剎。曠，橋柱也，言沙門得一法，建橋告遠，故稱僧寺曰梵剎。

懸崖猶有為人路，不昧不落，平地奚藏陷虎機。

不處，各立家風，凭望剎，卻作不啣，留。

餘烈，曠烈，火猛也。威也，又功之光且盛者，曰烈。周書武王，烈又毒也。公孫弘，以湯旱為桀之。餘烈，又文選十一。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云：『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鐵笛倒吹卷之下終

鐵笛倒吹卷之下終

卷末附錄

玄樓禪師畧傳

師諱奧龍字玄樓號蓮藏海志摩州人父村上氏母
 姓北條也以享保五年生矣九載出家十三載為長
 壽寺齡峰和尚之子此夏難風海客為之壞船喪身
 者不可勝計師私以為萬物之於世界也譬如人之
 上船船有成壞人有生滅其萬物各有代謝則世界
 亦不可無始終不知其始果何時乎偶有老僧因以
 問焉答曰從無始而始曰其纔始則無始于終也有
 終而無始者無復有無始既有終不可無其始也無

始之始抑，又何時耶？答曰：汝以後有自悟去矣。齡峰和尚示偈曰：頭上鐵石脚下冰淵，我心沒地他見懸天。師以爲日用鐵石焉載十九游方掛錫於江府吉祥寺講肆，翌夏聽空印和尚講楞嚴經，大起箇疑團，月餘而忽有省。七月自恣後出講肆，普扣師門。北地畿內稱宗匠者無不以參尋也。師又以爲諸方人師箇箇頭腦相似，胡亂提攜不足恃矣。處於衆則爲閑事多，費光景不如獨處以打成一片參研也。一日視日傾於西，慷慨髮指以爲我於箇事日夜汲汲已五年，唯恁麼過光不知何日有透徹去。於是踞于石

上勇猛急切，辨究不覺至天明纔聞遠寺鐘聲，忽然大悟。乃爲偈曰：曉應鐘聲天地開，日輪果自大東來。是何道理吾無識，不覺呵呵笑滿腮。維寬保三年師載二十有四焉，徑如但州謁龍滿，問厚和尚進曰：路逢死蛇無底籃子，盛將來請和尚弄。使活卻厚退身三步，師作恐勢，厚呵呵大笑。師曰：仁義道中放過一著，俊退夜參，次舉石霜七去。話問曰：叢林謂之七去，未審去去有諸訛也。無曰：有師曰：作麼生是諸訛之處？厚據座良久曰：會麼？師於是禮拜，厚亦曰：九峰以這話試驗首座，上座代首座別下一轉語，俊舉曰：九

峯之授語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餘乃不
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師曰先師去世既久厚曰如
是如是爾來勘過江湖名衲無有當其機鋒者載三
十六迫空印和尚懇顧遂應選首版於駿州靜居寺
其前後閱藏于越中最勝寺石州妙義寺載四十有
餘而住石州西福寺移轉保安華嚴兩刹馬北龍滿
宇水興聖矣享年九十四示寂於浪華當陽軒師履
歷詳於五分錄游方分其所著書籍五分錄鐵笛倒
吹祖韻敬賚辨官客承十六鐘鳴等咸以實爲叢林

萬世鍼矣

風外禪師畧傳

師諱風外字本高勢南平氏之子天資溫雅氣韻卓
犖幼不欲混塵中時入村寺愛書畫以終日父母不
敢奪其志天明七年丁未甫九歲投州之廣泰寺薙
染孜孜精修其後歷參十餘員善知識機鋒穎脫當
時少齊肩者竟於宇水興聖龍玄樓言下而解翻身
親參徹其堂奧一日值高祖忌逮夜樓問曰獻湯事
作麼生師曰一踢踢翻去翌日樓亦拶曰爾昨夜道

祖師掛足下報恩消息在甚處師曰今日禮拜速禮
一拜拂袖出去爾後晦躅長養有年文政元年戊寅
之秋應請於浪華圓通院鼎新伽藍次移轉三州香
積寺大舉揚宗風得齊魯一變於是乎江湖龍象爭
先參叩尋常用斷崖一推手段爲他抽釘拔楔更著
語蓮藏海鐵笛倒吹一百則一隊老漢總將按過焉
後養老于浪華烏鵲樓享年六十九以弘化四年丁
未六月二十二日示寂

宗門之鐵笛託玄橋側
吹之順乎法教於之去
獨有他分著法平空
揭典在上原併自認割
刷亦未免借以爲史爲

多少得報恩者混沌
死來久之以

昔明治七年十月

終持亥至老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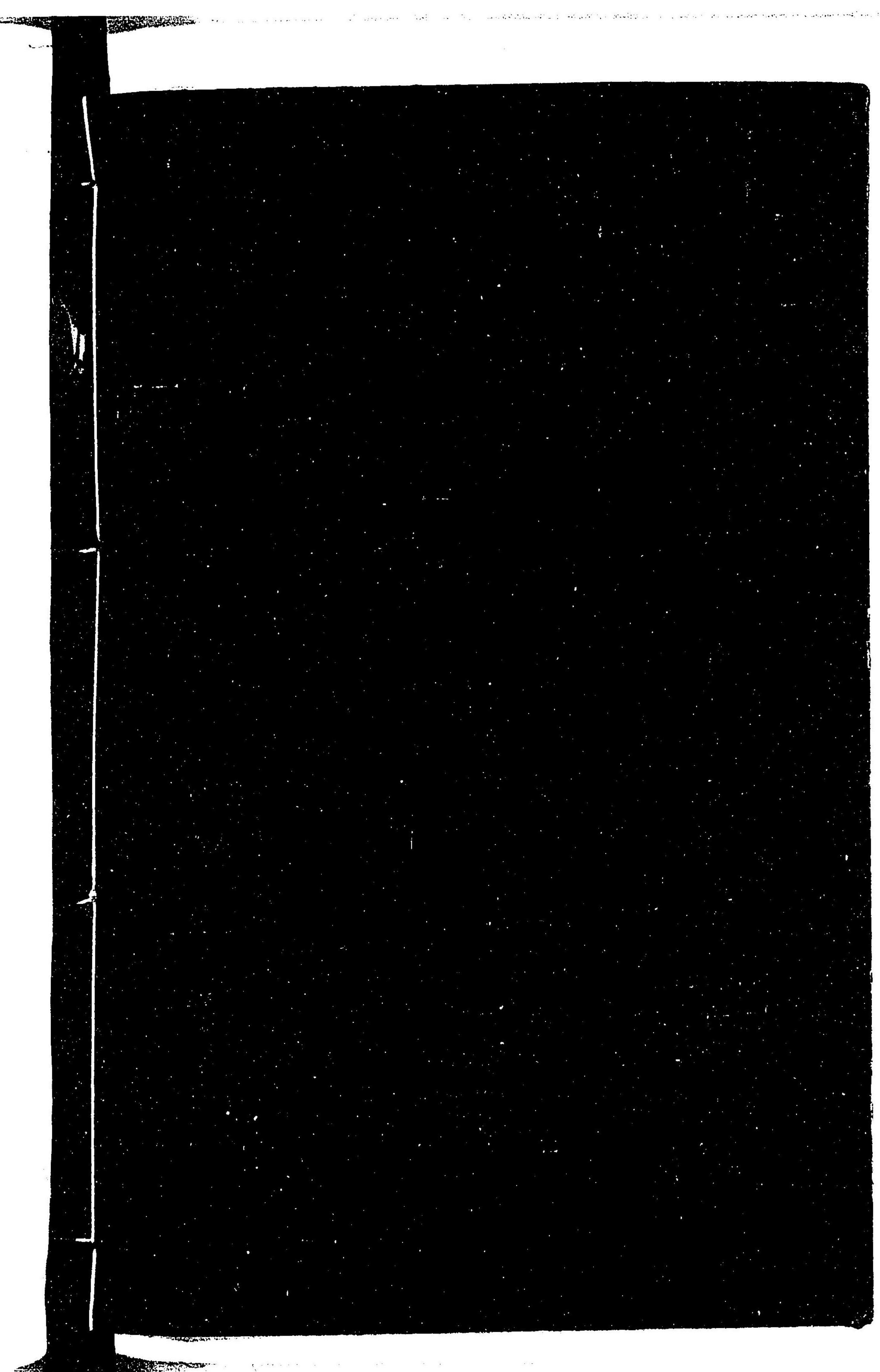
尾張國名古屋

諸嶽奕堂藏版

加賀國金澤上堤町

書肆

中村喜平



145
2
18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〇 九 冊	一 八 架	一 四 五 函	和 書 類
------------------	-------------	------------------	-------------